



社会财富论稿（一）

吴焯 主编

目 录

财富的性质	1
价值的定义	12
财富定义的另类意见	24
政治经济学基本命题	29
对财富的共同欲求	30
人口受到限制的原因	34
劳动的力量和生产财富	63
生产的手段	72
资本的种类	85
比例递减的报酬	107
财富分配问题	114
交换关系	126
经济中“独占”的分析	137

财富的性质

财富的定义。我们所要研究的、经我们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那门科学，所讨论的是财富的性质、生产和分配，因此，这里首先应当说明一下我们使用财富这个词时所指的意义。

这个词包括所有下列事物，也只包括这些事物：可以转移的，其供给有定限的，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产生愉快或防止痛苦的；或者换个说法，是可以交换的（使用交换这个词时，既指租借，也指绝对的购买）；或者再换个说法，是有价值的。关于价值这个词，本书随后还要作出相当详细的解释，目前只是在通俗意义下使用，假定指的只是在交换中可以互相授受的素质。

财富的要素

1. 效用。使任何事物得以成为一项财富——或者换句话说，使之具有价值——的上述三种特质中最显著的是足以直接或间接产生愉快的能力，这个词包括一切类型的满足，或痛苦（包括一切类型的不愉快）的防止。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字眼足以精确表达这种能力；效用这个词是比较最近似的，一般即用以表示作为防止痛苦或间接产生愉快的一个手段的特质。这里还准备将这个词的涵义大胆地加风推广，认为也包括足以直接产生愉快的一切事物在内。无可否认，这是在英语中一个相当显著的改革。然而，这却是马尔萨斯先生（见《政治经济学中的定义》第 234 页）所认可的。法语比我们自己的语言更少改动余地，而萨依先生却大胆地作了类似的尝

试。他感到的是同样的困难，他解决这个困难时使用的是同样的方式：使效用（*utilité*）这个词包括足以使任一事物成为欲求的对象的一切特质。我们也曾试图用吸引力（*attractiveness*）或欲求（*desirableness*）这类字眼来代替；但是总的说来，效用这个字眼固然无可否认是有缺点的，而上述一些字眼似乎更加要不得。

在这样解释下的效用，是价值的一个必要成分。没有人会用哪怕具有极少效用的任何事物去交换一无效用的事物；即使以两件无用的事物互相交换，对交换的每一方说来也是无意义的举动。但效用指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有用事物的内在特质；它所指的只是事物对人们的痛苦与愉快的关系。来自各个物体的痛苦和愉快的感受，系由无数成因所引起，所变更，是刻刻在变化的；因此，各种各样的物品对各种各样的人说来的相对效用，会有无穷无尽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一切交换的动机。

2. 供给有定限。价值的第二个要素是供给的有定限。这个说法，就不拘哪一类事物而论，也许显得并不准确，因为实际上这是一切事物共有的特质，严格他说，没有一种事物的供给是无限的。但是就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说，任一事物，在其现存状态下，都可以认为其供给是无限的，人们可以要多少就拿多少，所费的只是据为己有时的一番辛劳。例如，公海里的水的供给，就我们使用的词意说，是无限的，任何人喜欢到那里去取水，他就可以要多少取多少；但是被运到伦敦的那个部分的供给是有定限的，要取得时，并非只是走到蓄水池边就可以任意汲取，还得付出相当代价。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爵士在北冰洋岸发现的铜矿，在其现存状态下可以认为供给是无限的，任何人可以在共体力

与忍耐力的限度下，要多少就采取多少；而被采出的那部分的供给是有定限的，因此就有了价值。许多事物的供给，就某些方面说来是无限的，就其他方面说来却是有限的。江河里的水，一般他说，足以适应本国的一切使用目的而有余；因此任何人去打一桶水时，无须支付代价。但是有些人需要利用水力以推动其碾磨机，要满足所有这些人的需要大都是感到不足的；因此，要取得这一特权，就得支付代价。

就经济意义说，还得看到，所谓供给有定限总要牵涉到现有供给所以有限的种种原因的考虑。有些种类的财富，其供给所以有限是由于不可克服的障碍。拉斐尔（Raphael）的绘画和卡诺瓦（Canova）的雕像，存世之数只会减少，决不可能增加。还有些物品，其供量可以无限地增加。这类物品，不是按照各该物品的现有供给说，而是按照各自增加其供量时所面向的阻力说，可以认为其供给是比较地有定限的。据估计，现在已经采掘的、在欧洲流通的白银，约为现有黄金存量的四十五倍。要增加两者的供量，唯一方法是通过人类的努力，由此可以使两者增加的数量，简直无法确定其限度。由此可见，使两者的供给受到限制的障碍是，增加各自的供量时所必要的人类努力的量。生产一俩黄金所需要的劳力，约为生产一俩白银的十六倍。这就是说，限制黄金供给的阻力，比限制白银供给的阻力要强大十六倍。因此，按照我们的供给有定限这个词的意义说，黄金供给的有限程度只高于白银十六倍；虽然白银的实际存量在欧洲超过黄金达四十五倍。再举一个与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的例子，在英国，所存外衣件数和背心件数大致相等。两者的供给，都可从通过人们的努力作无限制增加；

但是，做成一件外衣，大约须花费三倍于做成一件背心的劳力。限制外衣供给的阻力比限制背心供给的阻力既然强大三倍，我们认为外衣的供给就有了大于背心供给的三倍的限制；虽然两者的现有供给实际上也许大致相等。因此，不论什么时候，我们对共数量可以增加的那些商品用供给有定限这个词作为一个比较说法时，指的是限制该商品供给的阻力的比较强度。

3. 可转移性。任何事物，要成为一项财富——或者说，要使之具有价值——所必须具备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特质是可转移性；我们用这个词（抱歉得很，一个不常用的词）来表明，足以产生愉快或防止痛苦的能力的全部或其一部分，是能够或者绝对地、或者在一个期间被转移的。这就很明显，这一事物必须是能够被占有的；没有人能够将他无法摆脱的东西转让给别人。关于快乐产生和痛苦防止的根源的绝对不能被占有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在我们看来，世上不见得有这类事物；一般所列举的这类例子肯定是不正确的。萨依先生在《政治经济学》第二卷第九章里说，“土地并不是唯一有生产力的自然要素，但只有、或几乎只有这种自然要素可以被占有。海洋和河流里的水，由于可以培育鱼类、推动机器、浮载船舶，也是有生产力的。我们可以利用风力和太阳的热，但幸而还没有人能说“风和太阳是我的，对于它们所提供的服务，必须给我报酬。”要晓得，空气和阳光实际上都是属于某一有限地区的。某些地区的风力较强，别一些地区的风力较弱，太阳的光线作为生产要素，在英国的比在麦尔维尔岛的为强，在热带的又比在英国的为强；这些都这样地显而易见，如果郑重其事地加以论证，就未免可笑。土地既处处可以被占有，气

候是土地的属性，当然也跟着被占有。使法国科特·罗沙（Cote Rotie）的葡萄园获得其特有价值的，除了那里的阳光所提供的热还有什么？使俯瞰着海德公园的那些宅第获得其特有价值的，除了那里空气的清洁还有什么？江和海也是同样不恰当的例子。英国有许多河流是比任何同样面积的土地大得多的财富的根源，其被占有的严格程度并不亚于土地。萨依先生如果到兰卡郡来看一看就必然会看到，那里每一条河的每一处急流都是租赁和购买的对象。海洋所提供的服务也决不是不能被占有的。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为了取得可以作一次航行的执照，所付的代价有时达六万镑；为了要取得海洋的某些部分的捕鱼权利，还往往会引起战争和国际谈判。

有些事物的效用不能全部转移，这些事物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包括的是，会激起特殊心理上的爱好、或者是适应个人的特殊欲望的那些有形物体。一所大宅院，对其所有人说来因为是他先人的旧业，这就会使他感到自豪，或者因为是他儿时钓游之地，所以使他格外感到亲切；或者是他会造成这样一种屋子，没有别的人看得上眼，只合他自己的口味，或者把房间布置成这样一种式样，只能适合他自己的习惯。由于屋子总是具有避寒暑、蔽风雨的功能的，他依然可以觅到购户或租户；虽然，正是对他成为主要优点的那些特质，会使这所屋子的价值降低。英国的宫廷在舒适和便利方面是考究得无微不至的，可以作为大富翁的一个极好的住所；可是屋内又有屋的那一套复杂结构，举行朝觐时是非常适合的，对皇族以外的人说来只是个累赘。任何人可以租用阿尼克（Alnwick）府或布莱宁（Blenheim）府，从而欣赏其雄伟富丽，单是由此所获得的享受，也许有过于对

此已经看惯了的该屋所有人的享受；但是他决不会感到似乎特别会使如珀西（percy）或丘吉尔（Churchill）那一类人所引起的特有快感。有许多东西，例如衣服和家具，除了原有的买主以外，任何别人对其效用的估计都会有所降低，原因只是在于这件东西已经换了一次主人。刚才买来的一顶帽子或一张桌子，在买主看来，其效用并不比他在店里看到的时候差些；可是如果他想转售其中之一，待售的这一件在别人眼里就顷刻成为旧货，效用一落千丈。

不能全部转移的第二类事物包括人类的能力的大部分，也许是全部。这样的分类，把才能和成就列入财富项目中，初看起来似乎有些离奇，有些不对劲；这跟多数经济学家的说法肯定是不同的。因此，准备对这一点作出比较详尽的说明。

在我们看来，健康、体力和知识以及属于肉体和精神的其他天赋的和学习得来的种种能力，都是财富的项目，正同一所住宅有其普遍适用的特质、也有特别适合共所有人的口味的特质的情形相类似。它们的供给是有定限的，它们所具有的可以产生愉快和防止痛苦的因素，比占有阿尼克府或布莱宁府时所具有的这些因素要有效得多。由此产生的利益的一部分是跟所有人结合在一起的，就同遗传的特性无法分割的情形一样；还有一部分，往往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则跟一所住宅的明摆着的适用性和一座花园的美感一样地可以转移。所不能转移的是，当任何才艺获得发挥时一般所要发生的那一时的快感，以及由于意识到具有这一才艺而引起的那种惯有的满足心情。所能转移的是，在服务期间由于使用才艺而发生的有利结果。如果有一位象厄斯金（Erskine）或苏格登

（Sugden）那样的人物承担了我的诉讼案件，那么在这一案件的审理期间，他就把他一切天赋的和习得的才能的效用转移给了我。我的辩护在进行时，就象我自己是具有一个有才能的辩护者的知识和口才的情形一样。他所不能转移给我的是，发挥他的技巧时他所感到的愉快；但是，如果他为我获得了胜诉，他的快感跟我的比起来是多么微小！一个旅客看到船员们的活泼和勇敢，也许要感到羡慕，而船员实际上是无法把他们的体力或不畏险难的精神转移给他的；但是，就这些品质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而论，就由此可以使他完成一次迅速而安全的航程而论，他是充分享受了这些品质的效用的，就象这些品质是属于他自己的一样。一个猎人所感到的跟厄斯金在法庭上所感到的，可以说是大体上同类型的愉快，这一快感跟他的肌肉和肺脏一样地不能转移；但是，就他的膂力、耐力和矫捷是使他能够飞鹰走狗、驰骋田猎的手段而论，这类手段正同他所使用的鞍鞴和辔头一样地可以买得或租得。在世界上的多数地区，人是和马一样地可以买到的。在这些国家里，奴隶和禽兽在价值上的唯一区别，只是在于两者各自所具有的如上所远可以出卖的特质的多少。如果在古代提出了人的能力是不是财富的一个项目这一问题，那就显得问题非常明了，无须讨论。在雅典，个人会回答说，事实上他们自己是构成了（生命力）的全部价值的。自由民和奴隶在这方面的差别只是：第一、自由民只是在一个期间、在某一限度上出卖他自己的，而奴隶是可以被别人出卖，被绝对地出卖的；第二，奴隶的个人特质是他主人的财富的一部分，而自由民的这类特质，就其可以成为交换的对象而论，是他自己的财富的一部分。诚然，这类特质一

旦本人死亡时会消失，会被疾病所削弱或毁坏，会由于国家的风俗习惯的任何变化而使他的服务失去需要；但是，尽管不免要发生种种意外事故，这类特质仍然是财富，是最宝贵的一种财富。在英格兰，由于这类特质的发挥而得来的收入，其数额远远超过大不列颠全部土地的祖金收入。

供给有定限是最重要因素。价值的三个条件——效用、可转移性和供给有定限——内，末一个是最重要的。它对价值的影响的主要根源是人性中两个最有力的要素：喜爱变换和喜爱体面。最低生活的必需品，为数既不多，也很简单。在这里的气候下，只要有土豆，有水和盐，再有一套简单的衣服，一条毯子，一间棚屋，一只铁锅和一些燃料，就足以维持最低的生活；爱尔兰大部分居民所赖以维持生活的，实际上就是这一些；在比较温暖的地区，为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还可以大大减少。但是，象这样有限的享受范围是没有人会感到满足的。他首先要注意的是变换食品的花样，这一欲求虽然在最初是迫切的，但是大致除了服装之外，比任何别的欲求都容易得到满足。我们的祖先，在别的方面人已沉溺于高度的奢华之后，对于虽然大体上很丰富而实际上极其简单的饮食，似乎已经感到满足。即使在今天，虽然时常听到关于在饮食上过于奢侈的责难，但是我们看到，多数人——其中甚至包括在饮食上并不受资力限制的那些人——在主要固体食物方面只限于少数几种，在饮料方面品类更少。

次一欲求是服装上的变换。这一爱好有一个特点；虽然这是一个民族从最低级野蛮生活挣脱出来时的最初征象之一，但很快就达到最高峰，此后在美化的进程中

有了退步，至少就两性中之一说来是这样，到了现在，即使是身分最高的人物，穿得也象个教友会会员那样地朴素。

最后要谈到的是关于房屋、装饰和陈设的欲求；这类爱好一经存在，就永远不会知足，而且似乎是随着文化的每一进度而增长的。我们现在对于一所普通住房所要求的舒适和便利，超过了一个世纪之前大财主们所享受的程度。即使在一个世纪之前，一位体面商人的卧室，如果布置得并不比国王亨利八世的卧室强些，他就要感到不称心；据说亨利八世卧室里所有的只是一张床，一只餐具柜，一把折叠椅子，一副壁炉的柴架和一面小镜子。然而亨利却是当时各国君主中最富裕和最豪华的。我们的曾孙一辈，对于现代的起居设备也许要看不上眼，而他们的后代又会感到，他们的起居何其简陋！

很明显，我们所想望的主要不是在于量的增加，而是在于内容的多样性。不但任一类商品所能提供的愉快总有其一定的限度，而且在达到这个限度之前，它所提供的愉快早已在越来越迅速地消逝。同类的两件物品所提供的愉快，很少会比一件所提供的增加一倍，十件所提供的，更不会达到两件所提供的五倍。因此，任何物品，如果供应充足，那么已经具备、不再需要增购、或者即使要增购也有限的那些人，为数必然很多、供应越是充足，这类人就越多；就这类人说来，增加的供应已经失去了全部或将近全部的效用。反之，物品越是稀少，需要的人就越多，需要的迫切程度就越加提高；因此，物品的效用，也就是保有某一数量时所获得的愉快，将按比例地增加。

但是，对变换的欲求虽然坚强，跟对体面的欲求相

比还是薄弱的。喜爱体面的感觉是普通存在、经常存在的，任何时、任何人都要受到它的影响，这个感觉是与生俱来、除死方休的；这样看来，可以断言这是最强、最有力的人类素性。

有了较多的财富就有了体面，这一点是最明显的。拥有较多的财富是最能引起多数人的羡慕的，他们觉得能够争的也只有这个。在他们自己的对比范围以内要显得阔绰些，体面些——这一点是可以不受到真正贫苦的威胁的差不多一切人们的主要行为准则。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会忍受任何肉体上的痛苦或快乐都不能诱使他们忍受的、任何奴隶不论在什么样的威迫利诱下都不能忍受的劳苦。但是，达成这个目的的方法是表现，除此以外，实际上别无其他方法。即使是帕克托勒斯（Pactolus）河里所有的黄金，即使这条河里的黄金多得象迈达斯（Midas）刚才在里面洗了澡的，也显然不能使取得了这些金子而不能显扬出来的那个人增添一分光彩。显示财富的唯一方式是，公开地拥有某种供给有定限的所欲求的物品。单是供给有定限还是不够的，其间还须具有某种别的条件，才能使之成为所欲求的物品，或使之具有效用。这个条件是该物品还须具有这样一种特质：除其所有人以外，还有别的人对它也抱有效用观念。任一个小学生的习题原稿也和任何事物一样地供给有定限，但是除在校应用以外，别无其他情况可以使之成为一种所欲求的物品。这只是墨痕狼藉的手稿，固然没有同样的第二件，但并无价值。如果发现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原稿，那就会轰动整个欧洲。象这样一种永垂不朽的伟大著作，人们对于其原稿的发现，总是怀有极大的好奇心的。这份原稿也许被一个无知识的收

藏家所得，他买了去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但是，这份手稿除了为世间孤本以外，如果别无其他受到欢迎的原因，那么，即使是装点门面的需要也不能满足。

然而，最渺茫、最无从捉摸的是，使一种物品，当其供给严格地有定时成为所欲求的物品的条件，也就是使之具有效用——就我们使用这个词的广义说——的那些条件。

目前，欲求物品中之最显著的是金钢钻；某一数量的金钢钻可以易取极大数量的一切其他事物。波斯国王的一个手锡，上面的钻石重不及二两，据说价值一百万镑。一百万镑可以抵得过英国大约三万户在一年中的劳动总值。如果用这项劳动来生产和再生产供销售的商品，则由此可以不断产生的一年纯收入，大致相等于三千户或一万二千人的劳动价值。这一宗收入，可以使其所有人自由处理一个大城市里全部居民的全部劳动所能生产的全部商品。几块不到二两重的矿物，除了悦目以外别无可取之处，老是盯着它还会使目力疲倦；而由于我们的虚浮想象，所给与它的价值，却相等于足以供应高等文明社会中成千上万人过相当舒服的生活所需的商品的总值。金钢钻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最初必然是由于它的坚硬和耀目的光彩这些特质。由此使人有了美感，觉得可以用来作为装饰品，这就把效用观念跟它联结在一起。但是，重达一两的金钢钻，百年中也不会发现一次。就目前所知，这样的金钢钻存世的不过五粒。占有供量这样有定限的欲求物品，不久就成为财富的最确凿证明。显示富裕既然是多数人的主要素性，只要限制其供给的阻力没有减退，金钢钻这样东西就大概将继续成为热烈争取的对象。假使辛巴德（Sinbad）发现了一个钻石之

谷，或者是我们用木炭制造钻石成功，那么这件东西也许只有野蛮人用作装饰，或儿童用作玩具，以及由某些工业用作工具和原料；这时我们会把整船的金钢钻运到几内亚，用以交换等量的象牙或树胶。

价值的定义

我们为财富下定义时说财富所包括的是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也只包括这些事物。这就有必要相当详细地说明一下我们对价值这个词所给与的意义——尤其是因为，关于这个词的意义，一向是一个被热烈争论的题材。前已说明，我们是在通俗意义下使用价值这个词的，指的是任何事物的适宜于在交换中互相授受的那种特质，或者换句话说，是任何事物的适宜于租出或售出、租用或购入的那种特质。

这样定义下的价值，指的是两种物品之间交相存在的一种关系；说得明确些，这种关系就是，在交换中用另一物品的某一数量所能取得的这一物品的数量。因此，如果不明显地或隐含地提到据以估值的另外一种或多种物品，就无法确定任一物品的价值；换句话说，就无法确定该物品的某一定量可以换得的某一物品的某一定量。

我们已经看到，目前最为人们所希求的、也就是具有最高度价值的物质是金钢钻。这里的意思是说，更没有一种物质，其一定数量所能易得的其他任何商品，会达到那样大的数量。当我们要说明波斯国王一只手镯的价值时，我们首先谈到的是可用以易得的黄金的数量，

其后谈到的是可用以易取的在英国的劳动量。如果对这只镯子的价值要提出详尽说明，那就得将可用以易得的财富的各个项目的数量逐一举示。假如能举示这样一个细目，在商业上当有极大的教益，因为由此不但说明了以一切其他商品计的金钢钻的价值，而且说明了一切其他商品彼此之间的相互价值。如果查明重一吨的金钢钻可以易得的是：赫普本（Hepburn）产的煤一百五十万吨，或埃塞克斯（Essex）产的小麦十万吨，或英国制的书写纸二千五百吨，这就可以推定，煤、小麦和纸会在与金钢钻交换的等比例下互相交换，就可以推定，某一定量的纸可以购得超过其重量六百倍的煤，超过其重量四十倍的小麦。

需求和供给。确定商品的相互价值的原因，也就是说确定一种商品的某一定量可以易取另一种商品的某一定量的原因，必须分成两类。一类是足以使一种商品的供给有定限并可供使用（这里用这个词来表示可以产生愉快和避免痛苦的能力）的那些原因；还有一类是使这些属性为另一种商品所有的那些原因。在普通语言中，一般用需求这个词表示使商品具有效用的那些原因的坚强有力；用供给这个词表示限制商品数量的那些阻力的软弱。

因此，所谓商品各按其需求和供给的比例进行交换的通常说法，意思是说，按照分别使它们具有效用的那些原因的坚强或软弱的比例进行交换，并按照分别使它们供给有定限的那些阻力的软弱或坚强的比例进行交换。

遗憾的是，人们对需求和供给这些词并不是始终这样使用的。有时会将需求作为消费的同义词使用；例如，

有人说生产增加会促使需求增加。有时不但用这个词来表示取得商品的愿望，还用以表示足以诱使商品持有者出让其商品的那种力量。穆勒先生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版第二十三页上说：“需求的意义就是购买的意志和购买力。”马尔萨斯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定义》第二百四十四页上说：“商品需求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意义：一个是关系到量度的，即购入商品的数量；还有一个是关系到强度的，即需求者为满足他的欲望所能够作出和愿意作出的牺牲。”

需求。这两种说法似乎都和通常的说法有抵触。应当看到，当我们说小麦歉收使燕麦和大麦的需求增加这句话时，我们是在通常意义下使用需求这个词的。但是，如果关于需求这个词，我们不是用来表示燕麦和大麦效用的增长（也就是，社会希望取得这些商品时的更加迫切），而是别有所指，上面的说法就不正确。小麦歉收并不会使燕麦和大麦的消费者对这些商品的购买力提高，也不会使这些商品的购入量或消费量增加，不过消费的方式将有所改变，原来作为马的饲料和制酒的原料的，其中一部分将用来作为人类的粮食。由于食用方面的欲求比饲养马匹或喝啤酒、喝烈性酒方面的欲求更加迫切，因此，取得燕麦和大麦的欲求比前加强，也就是说，取得这类商品的某一数量时，具有比前有所提高的产生愉快或防止痛苦的力量，或者是其某一定量的效用比前增长。这一事实如果用通常语言来表达就是，其需求有所增长。

需求这个字眼由于使用时的含糊，成了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词；但是这个词既适用又简洁，我们却不能放弃。不过我们于使用时将留意，决不用以表示商品效用

以外的任何意义；也就是说，由于我们已经看到，一切效用都是相对的，因此使用这个词时所表示的只是取得某一商品时欲求的强度。

供给。我们不能埋怨，说供给这个词在使用中也是这样含糊。不论在通常语言中或政治经济学的写作中，都用这个词表示实际投入市场的商品数量。我们所不满的，并不是在于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是在于当这样使用时——除了少数情况或就极短时期说——把供给说成是价值的成因。我们举外衣与背心及黄金与白银为例时已经说明，任何两种商品的相互价值并不取决于各自投入市场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就各个情况说来各自反抗其数量增加的那些阻力的对比力量。因此，当我们说供给的增减会影响价值时，必须了解我们所指的并不只是绝对的增加或减少，而是由于限制供给的那些阻力的减弱或加强而引起的增加或减少。

商品价值的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再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即任何两种商品的相互价值必须取决于两类原因：一类决定这一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还有一类则决定那一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使一种商品具有效用并使其供给有定限的那些原因，可以称为该种商品的价值的内在原因；使和它交换的那些商品具有效用并使其供给有定限的那些原因，可以称为其价值的外在原因。目前，黄金和白银互相交换时，大致黄金一俩可易取白银十六俩。所以会产生这一比率，必然部分是由于使黄金具有效用并使其供给有定限的那些原因，部分是由于使白银具有效用并使其供给有定限的那些原因。谈到黄金的价值时，可以考虑的是足以影响其一般价值的上述第一类原因，因为足以影响它易致一切商品的力量就是这些原因。